



一四七年前，法布爾 (Jean Henri Fabre) 出生在法國美洛市附近的卡本脫拉斯 (Carpentras) 小村庄。小村裡有溪流、山岡、田野和森林，風景幽美。法布爾從小就歡喜大自然，愛和動物植物做朋友。他在森林裡和小鳥野花談話，草堆裡探訪蜂巢。有時捕捉蝗蟲、蟋蟀，養在籠子裡，日夜觀察牠們的生活和變化。他是一個會自尋快樂的野孩子。

後來，在他五十五歲那年寫的「昆蟲記」，成為世界名著中，會說到他的幼年教育：「在我幼年時，大家都認為小孩子快樂活潑是不好的。那時的教育制度，簡直是在製造鬱悶和憂愁。教室像座感化院，也像個誘捕野獸的陷阱，既無光亮，又小又無空氣。」據說他最初的老師是個兼職的理髮師，為了滿足他的好奇心。「他只能在家裡，節省一點可憐的錢，去買一些化學品。也不管危險與否，只是在火爐旁或煮湯的地方，做他的試驗。也沒有錢買黑板來做算學習題，只能每年花五個法郎租一塊來使用。」

他的科學訓練，是在「沒有先生，沒有指導者，並且時常沒有書本」的情形下，自己摸索進行。他說：「我在這個可愛的小村鎮裡，住過二十年。」

當他離開了故鄉後，有一次為了採集一種寄生蠅，再去故鄉旅行。他說：「我第一次做教員的那個老學校（也就是他的母校），還在那裡。外表並沒有變換，看來仍然像一間梅過所。」

他對於自己第一次的採集感想是：「我還是個很小的孩子，剛學認字母。我記得很清楚，那次爬山去淘鳥巢，到河邊林中去找野菌的高興。」在回來的路上，遇到牧師，他對我吼道：「你不許那樣做，你不可以那樣殘忍！」

在他的書中，他的朋友是：「我招來很多放羊的小牧童，告訴他們注意大黑蠅……我的小牧童替我拿來泥水匠蜂的巢，可以裝滿好幾籃……有個牧羊的小孩，他在空閒時，常來幫助我……早晨天才亮時，我就同這位牧童，去看蟋蟀產卵。」

法布爾做了父親後，好幾次提到，只有七歲的小兒子保羅，和他同去採集觀察的事。他說：「保羅有很好的眼光，與集中的注意力，可以幫助我。」他們父子二人都有很好的興趣，去觀察小動物，他親密的稱呼小保羅為「我獵取甲類的熱心同伴」。他說：保羅清楚的知道蟬、蝗、蟋蟀的秘密，尤其是清道甲虫。他銳利的眼光，能辨別那一個是甲虫的巢穴，並可以聽到螞斯微細的歌聲。他幫助我看和聽，我把意見供給他以作交換，他很注意的接受……小保羅並有他自己的養虫籠……他在手帕大的庭園裏種了四株小樹。」他有時和小保

羅一早出去找甲虫，連早飯都沒有吃。

法布爾還有一個小女兒，叫做瑪理玲。三人一起去野外，靜心觀察蝶的活動，並加以採集。他說「提到蝶的數目，總能使三個人滿意，因為花費的時間不多。」他形容他女兒的捉蝶：「她的手舉在空中，豫備撈下，她輕輕的走近，慢慢的彎下腰去，呼嘯一聲，蝶被捉住了。」

他的一生常在貧窮之中，小時趕過鴨子，叫賣軍裝，當過小使和鐵路工人。十八歲後，就當中學教員，碌碌半生，不得安心專心去從事他所愛好的生物工作。直到晚年隱退後，才能正式開始對於虫類的研究。他在記述錫賽弗斯甲虫這章中，感慨的說道：「就我自己說，刻苦的爬峻峭的山坡，爬了五十多年，把我的精力浪費在，為了每日謀麵包，能安全得到的掙扎裏。」這是古今英雄同聲的慨嘆，如果沒有這種掙扎，我們的成功，都將更為偉大。

他常是費去很長的時間去觀察虫類，有一次他說：「我費了兩個星期的功夫，每小時都很疲勞的守候著，想看看小蠶斯跑出卵壳來的情形。」又說：「我必須突入這種可怕的蜂窠裡，必須立在那裏幾個鐘頭，甚至一整天，看著他們工作……他能忍受極大的痛苦：「當我離開蜂窠時，我的臉上已被刺得不能認識了。」

正因為他熟識虫的習性，以致引起了人們的驚異。有一次，他寫道：「蜘蛛是一種和平的動物，牠們的巢被擾亂時，牠們立即離開，避到別處去。就是受了傷，也不用牠的針，除非你捉住了它。我雖然沒有一些防禦，竟能在這些喧嘩的蜂窠中，靜靜的坐在一塊石頭上，盡情觀察牠們的巢至數小時之久，沒有被蜂刺過一針。農人們經過，看見我很安適的坐在蜂窠中，驚異的問我，是否對它們施了魔術？」

在另外一篇傳記中，描述他說：「當他在清早坐在山谷間的岩石上，探視土蜂時，有三個葡萄



法布爾

的姑娘，從那裏經過。到了傍晚，看他仍然坐在那岩石上，會低聲互相私語，叫他為可憐的白痴，畫着十字走了。」

他也將動物和人來相比。他說「動物和人一樣，引起人家注意的最妙方法，就是多擾害別人。」例如：「做有益於人的清道甲虫，並沒有人知道，而專吸人血的蚊，却無人不知。同時，誰都知道帶着毒劍，暴燥的黃蜂，及專做壞事的馬蟻。」

虫類也有和人類大不相同的地方，在他觀察天牛幼虫的一段話中說道：「在人類，母親給嬰孩準備一切；這裡是幼稚的蛻曹，替父母親準備一切。」因為天牛幼虫，要鑽好成虫的出路，才安心化蛹。否則羽化後的成虫，會永久被囚禁在木材中，不得外出而死去。此蠅也是如此，由蛹先給成虫開好一條出外的通路，而成虫安享現成，一點也不能為力的。

他會很公平的，替蟬類洗刷人們對牠的誤解。

故事上說：整個夏天，蟬不做一點事，祇是唱歌，而馬蟻忙於儲藏食物。冬天來了，蟬為饑餓所驅，祇有跑到鄰居處借糧。結果遭了難堪的待遇。驕傲的馬蟻問道：「你夏天為什麼不收集食物呢？」蟬答道：「夏天我歌唱太忙了，你唱歌嗎？」馬蟻不容氣的回答：「那你現在可以跳舞了。」她就轉身不理牠。但在寓言中的虫，並不一定就是蟬，恐怕是魯斯，英國人常把魯斯寫做蟬 (Locust)。

「就是我們村裡，也沒有一個人會如此的無常識，冬天會有蟬存在。這個寓言是造謠，蟬並不是乞丐。每到夏天，牠成羣的來到門前，在高大的條懸木綠陰中歌唱，從日出到日落。虫體雖小，噪音却大，粗魯的樂聲使得我頭腦昏昏。這振耳欲聾的合奏，無休止的鼓噪，自然容易引起人們造它的謠言。」

有時，蟬與蟻確也有些交涉，但事實却與前面寓言中所說的，剛巧相反。蟬並不依靠別的虫生活，牠從來不向蟻求食。相反的，倒是蟻為蟻所驅，求乞哀懇這位歌星。不，簡直是厚臉去搶劫。七月裡，虫類為口渴所苦，失望的在已萎的花上徘徊，尋乞飲料。獨有蟬很舒服，坐在枝頭高歌，祇要用牠尖如鋼錐的吸管，鑽通樹皮，裡面有的是汁液，就可以狂飲得飽。

稍停一下，我們就可看到牠，遭受意外的煩擾。鄰近許多口渴的虫，立即發現蟬鑽通的漿汁井，這些都是黃蜂、蠅類……最多的就是馬蟻。這些渴犯，最初是來偷吃一口漿液，就跑了。蟬很大方的，不作計較。最後小偷變成大盜，反客為主，要驅蟬出境了。頂壞的罪犯是蟻類。我曾見過牠們咬緊蟬的足尖，拖住牠的翅膀，爬上牠的後背。甚至有一次一個凶悍的強徒，竟當我的面，抓住蟬的吸管，想把牠拉脫。

最後，愈來愈甚，無可再忍，這位歌唱家，不得已拋開自己所鑽的井，悄然引退。於是，馬蟻目的達到，占有了這口井。不過乾得很快，漿汁立刻吃光。蟻再找機會去搶別的井，作第二次的痛飲。真正的事實，不是與那個寓言相反嗎？馬蟻是強盜，勤苦的生產者，却正是受人誤解的蟬。同樣的，他也替蝗類洗清壞的名譽。他的大意是說：

日農

稻熱病特效藥

西德 CHEMIE HANDELS G.M.B.H.原裝出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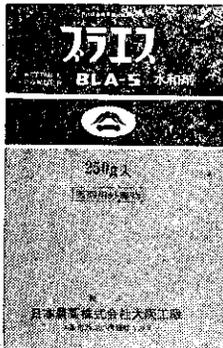
# BLA-5

# 大減速 乳劑

(台灣省農林廳農藥登記證303號)

水和劑

(北市農藥字第0432號)



# Rodmeth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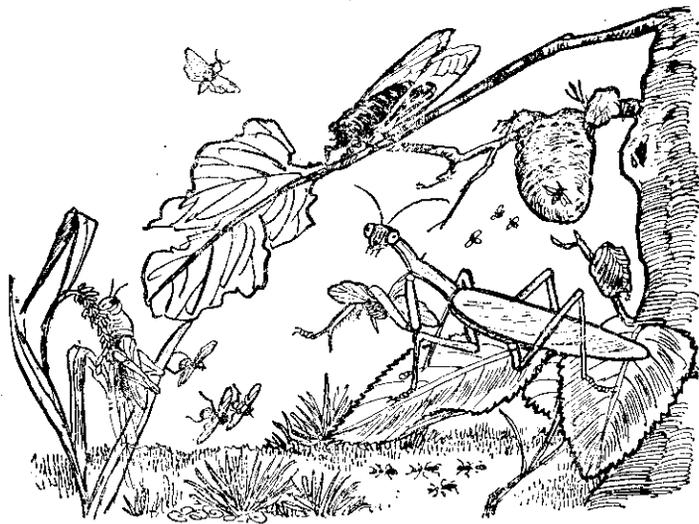


請注意！  
最近市面發現贗品甚多  
故(今年改用此型包裝)

現貨供應 新裕興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 
台北市迪化街一段221號 電話：541859

現貨供應 嘉南農光資材行  
台南縣善化鎮中正路1號之2 電話：214

總代理：恒興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
台北市建國北路67巷1號 電話：546106 • 553906



「火雞和珠雞，最愛吃蝗虫，這是不化費一錢的最佳飼料。吃了使它們翅膀下面脂肪，雞肉的風味更好，蛋下得更多。到聖誕節的筵席上，就有體面的食品。事實上，任何家禽都知道，蝗虫是它們食物中可貴的補品。」

山雞和其他許多鳥類，也是如此，只要有蝗虫吃，就不再吃植物種子。蜥蜴、魚，甚至人類，都歡喜吃蝗虫，是一種美味的食品。」法布爾曾特別申明，這是專指土蝗而言，並非遠遷的成羣飛蝗。

依筆者愚見，飛蝗的問題，是在人類能否捕捉。如果飛蝗能一網打盡的捕到，不但可食，亦可作為飼料或肥料。否則，蝗虫為什麼一名「旱蝦」呢？這原是一種美味的食品。正如田中的旁蟹，要為害稻谷，為什麼人類不稱牠為大害物呢？

法布爾對於虫類的德性和外形，常付與贊美之辭，如：「黑玉虫鱗曹，是勞苦の木匠……金腰蜂有美麗的身材，聰明的態度，奇怪的巢，是安靜平和謙遜的小動物……蠶郎的美麗，有纖細嫵媚的姿態，淡綠的顏色，輕薄如紗的長翼。」

但他對蠶郎的殘忍，也會力加攻擊。他說：「蠶郎吃牠的姐妹，泰然如吃炸雞。甚至還有吃丈夫的惡習，咬住了它的頭頸，一口一口的吃，祇剩下兩片不能吃的翅膀。又不照顧牠的子女，產卵後就揚長自去。牠比狼或狐狸還壞十倍，聽說狼和狐狸都不吃同伴的。」（昆虫記第四章）「蝶蜂也爭鬪得很凶，除非對方戰敗逃走，會把戰敗的咬成殘廢，甚至吃它的肢體。」

他曾形容蜜蜂幼虫體上的一種寄生蠅，當羽化後要從蜂巢中外出時，軟弱的蠅，沒有破壁而出的工具，全靠蛹的預先安排好外出的通路。他說：「寄生蠅的蛹，備有許多開路的工具，包括犁頭、手鑽、鉤子、和矛頭，以及

日本DIC農藥會社最新カーバメート系殺蟲劑

北市農藥字  
第0529號

# メップサイド 水和劑 50

## 滅捕蝨 (M.I.P.C.)

# DIC

(說明書備索)

防治：水稻、浮塵子及飛蝨類。

製造元：大日本インキ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(日本東京都中央區日本橋通3~3)

進口元：義聯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迪化街一段221號 電話：541859·541937

中部連絡處：彰化縣員林鎮和平街10之3號 電話：員林1443

其他市場上所沒有，字典上找不出名稱的東西。」這最後的兩句形容辭，出奇的幽默，使人發出會心的微笑。

對於蜜蜂寄生蠅一生的變化，他經過二十五年的迷惑，長久的觀察，才獲得了牠們的秘密，寫成昆蟲記最後的第十六章。最後的結論說：「牠的生命可分為四個時期，每一時期都有牠特別的形態和特別的工作。最初的幼虫，負責鑽進貯有食物的蜂巢。第二期的幼虫專吃食物。蛹負責穿過被圍的墳垣，可使成虫到日光下來，散布牠的卵。」

法布爾一生不求名利，與人無爭，以老教員終生。但在在一八七一年，他四十八歲時，因為從事女子教育，設立生物學講座，却竟被當時的僧侶認為是異端，遭受到猛烈的反對。竟然有人煽動他的房東，迫他退租，後來他得到錢才能遷居的。

幸而他獲得法國教育部長杜魯伊的重視，贈給榮譽勳章，並要改善他簡陋的實驗室。正當他的双手被化學藥品染成紅色時，部長特然來訪，使他手足無措，狼狽之至。法布爾曾應法國總統的邀宴會談，但他不慣繁華的都市生活，第二天就趕回鄉村。

他能一心研究虫類，開始於他五十六歲退隱之年，「昆蟲記」也是從那時起，絡繹的出版。他在漸被世人忘記的情形下，默默研究他所喜愛的虫類，發現自然奧秘。他用銳銳的眼光，觀察虫類的天性，如何築巢，獵取食物，儲藏食物，養育子女。

他只有一个簡單的放大鏡，一把解剖刀，一些虫針，以及熱心的小兒子保羅，當他的助手。為了研究思索，他曾失眠，有時在野外炎熱的太陽下，苦苦的等待，迎接虫的光臨。當他看到幼虫從卵裡孵出或蛹的羽化，幼虫找到食物，他便喜出望外。看到虫類遭殃，巢穴被毀，便為他們擔憂傷心。

他一心一意的看着螻蛄把糞便做成圓球，彼此爭奪，以及羽化後甲虫的出土。蟬類幼虫的築隧道，以及測驗蟬是否有聽覺。蟬的產卵，孵化和幼虫入土，都有仔細的觀察和描述。

當他看到螻蛄產卵一千枚，能生存長大的，不過一對。他說：「螻蛄吃螻蛄，馬蟻吃螻蛄，蟻列鳥吃馬蟻。所以萬物的生，也就是萬物的死。」這話頗似佛家所說的：「不生不滅。」

在昆蟲記中又說到亮尾巴的螢，幼虫如何打針麻醉小蝸牛，吸食蝸肉。盡父職的錫賽弗斯甲虫，以及模範母親犀頭甲虫等。

法布爾五十五歲出版昆蟲記第一卷，以後陸續出版第二卷。由於他的觀察入微，文筆細膩流暢，妙趣橫生，動人聽聞，出版後立即成為暢銷書。吸引了無數讀者的興趣，博物學者的注意。兒童們都叫他虫叔叔，大家公認他為科學詩人。

法布爾九十一歲逝世（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一日），安葬於幽靜的鄉野，在花草下長眠。那裏有野草雜樹，薔薇首宿，經常有野蜂出沒，蟋蟀、螽斯合奏着田園交響曲。（本文大部分取材「昆蟲記」，五十九年六月廿一日稿）

成份正確！ 效果顯著！



# 新裕興農藥

- 新強力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077號
- 新效松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078號
- 新美丹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082號
- 新裕松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212號
- 新克丹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214號
- 新滅蝨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557號

- 特敵旺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118號
- 特克樂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213號
- 必滅淨液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079號
- 蝨滅淨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263號
- 大滅速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119號

- 利果松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085號
- 滅鼠靈液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556號
- 滅蟎精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558號
- 馬拉松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194號
- 滴滴涕乳劑**  
北市農藥字第0120號

新裕興農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• 義聯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 
公司：台北市迪化街一段221號 電話：台北541859 - 541937  
工廠：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211號 電話：台北907598

徵求：高雄、屏東、花蓮、台東、宜蘭等各區經銷商 有意者請先來信接洽